

文化重镇里的豪情与素雅 ——从“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展”看上海

►10版·文艺百家

寒食与清明： 两节融并一节的历史流变

►11版·传统节日里的中国

早期留法“艺术天团” 共绘的“新美术”图景

►12版·艺术

数字媒介：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年对话的新空间

——以数字敦煌为例

赵丽瑾

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浪潮中，为了实现对人类文化遗产的“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数字敦煌工程在多年前就按下了启动键。随着成熟的数字敦煌文博产品持续推出，虚拟世界数字化呈现、沉浸式体验敦煌文化的新景观已然出现。

与此同时，由于用户媒介经验和消费诉求的变化，通过在优质的流行文化、互联网社交和娱乐产品中“加载”敦煌元素，出现了敦煌主题的虚拟数字人、游戏皮肤、数字艺术藏品等。这些全新的数字媒介产品，正在不断解锁敦煌艺术的新玩法。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备受青年用户青睐的媒介作品和制作模式，为传统文化与青年的对话找到了新的连接点，也为数字化生存的虚拟体验与现实经验建立了连接的新可能。

数字敦煌开启敦煌艺术呈现与体验新模式

2023年“数字藏经洞”国内和国际版、“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相继发布推出，让海内外用户在线上就能轻松观赏和了解敦煌莫高窟艺术的魅力。“数字藏经洞”创新运用游戏科技等前沿技术，以4K影视级画质，在数字世界生动再现了敦煌藏经洞及其藏有6万余卷珍贵文物的历史场景，结合中国风现代工笔画美术场景与游戏化互动机制，让海外用户也能一键“穿越”至千年前，通过沉浸式体验的方式来领略以敦煌为代表的中华文明。

“数字藏经洞”是全球首个运用游戏科技打造的“超时空参与式博物馆”。为了增加观看的趣味性和生动体验，产品设置了游戏角色，既有担任陪伴、讲解和对话的角色，也有供体验者自主选择生成、操控扮演的角色。借鉴游戏的操作模式和互动思维，为体验者提供在虚拟的数字世界体验敦煌文化的沉浸式、交互性方式。2023年国庆前启幕的“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围绕莫高窟第285窟，综合应用三维建模技术、游戏引擎的物理渲染和全局动态光照、VR虚拟现实场景等前沿游戏技术，为用户带来敦煌壁画线上知识讲解互动及线下VR深度体验。

数字敦煌工程改变了敦煌艺术保存的物质形态，也改变了观看和欣赏敦煌艺术的方式，用户在数字虚拟空间沉浸式、参与式体验敦煌艺术的魅力。与此同时，数字敦煌也为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库资源。

►“寻境敦煌——数字敦煌沉浸展”为用户带来敦煌壁画线上知识讲解互动及线下VR深度体验。

►游戏皮肤“吕布·遇见神鼓”以莫高窟第249窟、285窟雷公击鼓画面为原型。



▲敦煌莫高窟官方虚拟人“伽瑶”，灵感来源于敦煌壁画中的妙音鸟迦陵频伽。他是敦煌乐舞少见的中国传统文化形象。

虚拟数字人让敦煌艺术之美“活”起来

虚拟数字人借助计算机图形学、动作捕捉、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开发设计，是具有“人”的外形、表情、语言、行为的可交互虚拟形象。2022年6月，“敦煌莫高窟官方虚拟人”伽瑶发布，创作灵感来源于敦煌壁画中的妙音鸟迦陵频伽。伽瑶担任洞窟壁画讲解、展览虚拟直播，在“CGTN敦煌中秋夜”特别直播等多个节目中，面向海内外观众讲述敦煌壁画故事，与真人主持撒贝宁、虚拟人星瞳互

动，并在《梦回敦煌》节目中与青年舞者华霄一同表演敦煌舞，以“虚实融合、古今对话”的媒介技术和艺术创新展示敦煌艺术魅力。

伽瑶的服装纹饰及配色等设计来自《都督夫人礼佛图》的供养人和莫高窟第217窟《观无量寿经变》中的菩萨形象。从项链的镶嵌工艺、腰带的打结方式，到裙身纹样的花朵图案，都参考并复制了莫高窟壁画中的敦煌元素。天好是另一位以敦煌壁画飞天为灵感的虚拟数字人。天好的服饰灵感融合敦煌壁画飞天、天女、伎乐人等服饰特色。第一套服饰综合参考了敦煌壁画初唐第334窟天女、唐第172窟飞天、第194窟菩萨、第



▲敦煌莫高窟官方虚拟人“伽瑶”，灵感来源于敦煌壁画中的妙音鸟迦陵频伽。

320窟飞天形象，以珠珠纹、散花纹、团花纹、宝相纹等纹样制造华美之感。数字人的虚拟形象、虚拟人格让那些在洞窟壁画中沉寂千年的服饰、纹样、饰品元素及其蕴含的吉祥美好“活”了起来。

天好的妆容被称为“国泰民安妆”，使用壁画记载的黛眉、斜红、莲花形花子，发髻为婆金花叶春双环仙髻，佩戴嵌松石小玉相花耳钉、珍珠流苏花钿头饰等传统饰品。作为首个文化出海的国风虚拟偶像，登录海外平台后即被大量海外年轻人所喜爱，由“她”作为发起人发布的“凤凰妆”视频，最高在线观看人数达6000万人次，在海内外自媒体平台上引起了天好国风仿妆的热潮。

天好被设定为诞生于千年之前的敦煌壁画，在盛唐衰落时因参与人间战乱致使壁画破碎，被封于元境之中。千年后天好在元宇宙中醒来，担当起寻找壁画碎片的使命。元宇宙是描述未来媒介景观的热词，是整合多种数字技术而产生的虚实相融的互联网社会形态，其核心是虚拟化身，即对应现实世界的虚

拟产物，包括虚拟数字人，虚拟数字人的信息主要源于现实空间的复制输入。

敦煌之美通过虚拟数字人的复制，具化为生动的视觉人物形象。在短剧《千壁寻踪》中，以天好寻找壁画碎片为线索，设定了中舞、散花飞天、围棋之神弈秋、山海经神兽开明、武术、日晷、醒狮等12个主题故事，将传统文化符号置于虚实融合的场景，用几分钟讲述传统文化，同时也逐步丰富了天好端庄温和却又肆意洒脱的虚拟人格。从“眉目成诗三百，鬓如春风裁”的天好，到“融迦陵频伽为灵，汇壁上丹青为意”的伽瑶，都是敦煌元素与现代智能科技的融合探索，可以说“她们”应时而生。虚拟数字人基于3D建模、虚拟仿真等新型技术，是集合了文本数据图像影音的全媒体型数字载体，复活了传统文化，也承载了文化记忆与传播的使命。

传统文化可以连接虚拟形象与现实经验

互联网改变了文艺创作和文化消费的方式，相比完整的文艺作品，对其中某些要素的再创作，更容易成为网络用户文化消费的对象。2018年腾讯与敦煌研究院联合，首次开发了游戏皮肤“杨玉环·遇见飞天”。海报中的飞天环珞宝冠，朱色裙带，反弹琵琶，不鼓自鸣，犹如从敦煌壁画中舞动飞出，至今依旧是许多玩家心目中最美、最有历史感、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皮肤。设计者在半年内修改三十多稿，以丰富的敦煌元

素呈现出飞天的视觉形象和盛唐风貌。

“皮肤”是游戏内可供用户自定义的视听元素，包括虚拟角色的服饰、数字特效及与之匹配的特殊动作和视听特效，虚拟道具的外观和特效，以及互动界面整体样式等。游戏中敦煌主题的皮肤除飞天之外，还采用了莫高窟壁画中神鹿、胡旋和雷公鼓，敦煌主题也是400多套皮肤中最成功的系列皮肤之一，是敦煌IP的强大文化增值效应。

皮肤已经成为当下游戏行业最重要的盈利模式之一，无论这一增值服务战略背后的产业逻辑如何，玩家愿意付出真金白银消费皮肤，根本上基于对游戏虚拟形象外观和更深层次价值的认同。事实上，互联网时代的游戏玩家通过交互界面操控虚拟的游戏角色，建立了“自我”与游戏世界虚拟经验的连接，虚拟形象、虚拟人格和虚拟经验成为游戏玩家现实经验来源的一部分。那么，在数字敦煌庞大的数据库中提取传统文化元素，参与虚拟形象和人格的建构，不失为传统文化与年轻人对话的有效路径。

“瑶·遇见神鹿”皮肤选择莫高窟第257窟的密陀僧色搭配白绿色，以流光特效，体现九色鹿的仙气。敦煌《九色鹿本生》讲述舍己为人和惩恶扬善的故事，皮肤故事也演绎出守护敦煌的主题。数字化符号化的敦煌，其实并没有与现实隔离。从飞天到雷公鼓皮肤的制作，创作者始终坚持将敦煌守护和创新的精神融入创作。雷公鼓是敦煌壁画中中国本土土长的形象，“吕布·遇见神鼓”以莫高窟第249窟、285窟雷公击鼓画面为原型，仿制了从壁画里走出来的古乐器十二音雷公鼓，进行皮肤音乐制作。围绕莫高窟《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记录的乐器编制，以《敦煌乐谱》第九首《急曲子》中的旋律为声音来源，意图让玩家体验敦煌千年传承、雷鼓不息的精神。

莫高窟壁画艺术中鲜明的视觉色彩、符号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无疑获得玩家在审美和文化层面的认同。或者说，当用户通过界面操作，将可能在数字世界获得“自我”发展的巨大空间，而传统文化的鲜明符号、价值和经验的注入，无疑成为传统文化与当代人建立精神情感连接的有效方式。

数字媒介时代，璀璨恢弘的敦煌文化艺术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通过技术和媒介的方式，以新潮的玩法，超越时空连接经验和价值共享。在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加持下，传统艺术的创作和传播必将出现更多创新的可能性。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我们的文学生活

“素人写作”不等于“底层写作”

霍艳

如果评选近几年的文学关键词，“素人写作”一定榜上有名。范雨素、陈年喜、王计兵、胡安焉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从事着和文学毫不相关的工作，但依然坚持用文学这种古老形式书写时代发展和身边的故事，展现民间社会的众生相。

“素人写作”的优势在于能用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真实的生活细节，呈现出生命的粗砺质感和人与社会的种种关联。这种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展现出当下中国人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的诸种变化和更为复杂的中国经验。评论家项静认为“素人们”用自己的生活建造了一个丰富又复杂的文学“公共空间”，把今日社会中涉及的城乡、贫富、性别、群体间的差异和矛盾等等常见议题都囊括其间，回到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和忽略的现实世界，重建了与周围真实世界的关系。

可以说“素人写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在具体接受中，也存在将这种写作简单等同于“底层写作”的现象。首先是“素人”的身份被单一化。“素人作家”是指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但对文学充满爱好的普通人，现在却被特指为快递员、保洁、家政服务、农民、小摊贩等所谓“底层”的文学创作者，宣传

时会刻意强化他们的身份并以此作为标题，如“外卖诗人”“矿工诗人”“快递员作家”“菜场作家”等，前面是一个基层劳动职业，后面是高雅的创作者，两者拼贴在一起让人不免产生好奇：他们如何一面扛起生活的重负，一面又能描绘精神画卷？

其次是对于他们创作内容的选择性呈现。主要突出他们换了19份工作、被困在计时系统里、被雇主刁难、亲人遭遇不幸的经历，使读者认为他们只是描摹苦难。一旦他们展开天马行空的文学想象反而不被接受，范雨素凭借《我不是范雨素》被认识，但她第一部作品《久别重逢》里很多情节充满了魔幻色彩，中间还夹杂了虫洞、量子纠缠、光子、四维空间等物理知识，这部用想象力编织出来的作品使她从现实世界里的“打工人”变成了文学世界里的“创世者”，可读性反应并不那么热烈，他们想看到的仍是一个育儿嫂对于中高收入家庭的“窥视”。

为什么会出现将“素人写作”等同于“底层写作”这种现象？这涉及了新媒体时代文学生产、传播方式的转变。“素人写作”向大众扩散时经历了两层中介：一层是非虚构写作平台，另一层是自媒体平台。

素人作家的作品多以非虚构的形式发表在网络平台，如“谷雨故事”“人间the Livings”“正午故事”“真实故事计划”“澎湃·镜相”等，这些平台的读者其实是中高收入群体、知识青年，他们注重作品的现实性、可感受性，同时也要求具有一定批判性、可讨论性。这就要求编辑会按照读者的阅读期待对作品进行修改，强化冲突。在“素人写作”成功后，甚至有出版机构专门开发出了“素人写作”产品线，变成可供复制的套路。

“素人写作”之所以出圈，还因为自媒体的大量传播，他们基层劳动者的身份具有丰富的言说性，常见的切入角度有：他们在繁忙劳动下坚持写作，他们在工作遇到种种不公，他们在低微工作里保持着高洁人格。几乎每篇文章里都配有他们身穿工作服、身处嘈杂环境的照片，他们的写作是在刻意凸显的冲突感中被赋予意义。自媒体时代，炒作群体身份标签和贫富差距都成为流量密码，有着数不清的基层工作者用视频记录日常生活，也有人把“素人写作”当作是其文字版。

当人们把“素人写作”等同于“底层写作”时，就会不自觉地淡化了对于文学性的要求，不以文学的标准衡量他

们。但事实上这些创作者对于文学的热爱要远胜于常人，胡安焉2009年开始创作，熟读卡佛、塞林格、耶茨等作家作品并加以模仿，还在充满先锋、实验精神的黑蓝网站担任版主、参与网刊的编辑。王计兵在出书之前已经有了二十几年的创作经历，创作了四千多首诗并拿过诗歌奖。范雨素六七岁就开始喜欢文学，专门看文学刊物，对纯文学作家如数家珍，后来又加入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接受专业性的指导。

陈年喜有着丰富的阅读谱系，认为马尔克斯、路遥、史铁生、刘震云都是对他影响较大的作家。这些“素人作家”具有远高于普通人的文学素养和创作积累，并且更加熟悉纯文学的叙述方式，作品所以能打动人心，除了粗砺的生活质感和细腻真切的情感，也源于锻造了一种特殊的文学风格，如淡豹对范雨素的点评“带着冷峻的幽默和理解力，写人物的可笑可叹，周围人的关怀与无奈，描述聪明机警，有讽刺性，语言风格强烈，有很大的距离感和同情心……语言中有很多的反讽杂义，有流畅轻盈的幽默感”，但常见对于他们身份、创作内容的关注，却少见了对于文体风格的讨论。

把“素人”等同于“底层”时也造成

了对另外一群人的遮蔽。我国拥有巨大的文学人口，很多优秀的创作者缺乏被发掘的渠道，他们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活动、日复一日地练习创作、踊跃投稿，但因为身份是退休工人、技术人员、公务人员，就错过了这一波热潮，依然不被看见。

当差异化身份成为一种被看见的途径时，也有不少创作者涌向“底层”，或拿着手机拍摄日结工的生活或成为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这种对他人生活的体验固然值得鼓励，但是否真能感受到平凡劳动者的情感结构，还是靠身份的骤然反转引起关注，值得怀疑。

面对这种现象，写作者们反而保持了清醒的认知，胡安焉在一次发言中指出，“底层”是对于他们身份属性的划分，但他从事的不是“底层写作”，也没有采用一种“底层视角”去写作，更没有刻意代言某个群体，每一个写作者最后只能代表自己。但是自己足够深入到自己的个体性中、人和人之间、整个社会所有成员之间，因为很多感受都是共通的，“送快递的经历并不直接影响我的写作内容，而是对我个人的塑造，这些经历让我成为今天这样一个我，我怎么看待、感知生活，理解这个社会，这种塑造先发生在我身上，再通

过语言体现出来，而不是直接将职业经历作为写作的素材。”

“素人写作”与“底层写作”的不同在于虽然都是关注基层劳动者，涉及他们所遇到的欠薪、工伤、不公正等问题，但后者会以极端化的处理方式或者极端宣泄的情感来面对，而前者则采用了一种精神抗争的方式，这种精神一是坚韧、不服输的精神，二是冷静、幽默、消解的精神。胡安焉在遭遇了诸多困难后，反而更加确信“做自己喜欢和擅长事情，比如写作”，在这里文学强大的支撑力量被凸显出来，不光赋予人们心灵的深度滋养，更维系着珍贵的尊严、拥有战胜现实的勇气。

“素人写作”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是因为读者厌倦了那些精致且套路化的纯文学，也不满足于娱乐消遣的网络文学。“素人写作”以书写平凡个体的经历折射出时代的斑驳景象和复杂的中国经验，呈现出读者习以为常却又陌生的经验，激发了人们重新观察生活的欲望，也重建了文学的公共性、人民性与实践性。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者)